

中国社会科学院
语言研究所
现代汉语研究室编

句型 和 动词

JUXING
HE
DONGCI

语 文 出 版 社

JUXING HE DONGCI

句型 和 动词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现代汉语研究室 编

YUWEN CHUBANSHE

语 文 出 版 社

JUXING HE DONGCI

句 型 和 动 词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现代汉语研究室 编

YUWEN CHUBANSHE CHUBAN

语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13 1/2印张 332 千字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统一书号：9240·055 定价：2.50 元

ISBN 7—80006—015—2/H·6

前 言

1985年11月14日至11月18日在厦门召开了“句型和动词学术讨论会”(详情见本辑中的《句型和动词学术讨论会》一文)。本专辑是根据向该讨论会提交的论文选编的。

另外,我们从国内期刊和其他会议论文的专辑中,选了有关句型和动词的论文90篇,每篇都写出提要,附在本专辑的后边,以供参考。

编 者

1986年7月

目 录

前言

句型 and 动词学术讨论会开幕词 (代序)	吕叔湘(1)
变换分析中的平行性原则	朱德熙(4)
句型的要素、变体和价值	史有为(16)
从心理学角度看句型问题	陆丙甫(39)
动词和句型的研究献疑	李行健(52)
划分句型的原则和标准	李临定(63)
周遍性主语句及其它	陆俭明(79)
一种有表失义倾向的“把”字句	吴葆棠(94)
用“吗”的是非问句和正反问句用法比较	刘月华(117)
现代汉语被动句的范围和类别问题	刘叔新(139)
“进行”谓语句及其句式变换	傅雨贤(151)
“被”字句和无标志被动句的变换关系	吕文华(168)
试谈动词的及物、不及物与相关施事、受事	
名词的划界问题	温 颖(182)
复句的分类	邢福义(196)
厦门话 AXB (多少) 句及其相关的句型	周长辑(217)
小句作宾语的划界问题	杨成凯(225)
动趋式语义举例	孟 琮(242)
动宾式短语的类化作用	于根元(267)
动词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范 晓(274)

带结式动词和不带结式动词.....	郑怀德(283)
口语里两种表示动相的格式.....	詹开第(302)
动+处所宾语.....	孟庆海(316)
带非名词性宾语的动词.....	蔡文兰(327)
相互动词及相互动词句.....	陶红印(344)
句型和动词学术讨论会.....	李士重(383)
句型和动词论文提要(90 篇)	(388)

句型和动词学术讨论会

开幕词（代序）

吕叔湘

这个语法讨论会，过去开过三次，都是我致的开幕词。俗话说，事不过三，按说这一回我可以免了，可是李临定同志说还是要我先说几句。推辞不了，只好再说几句。

这次会的总题目是讨论动词和句型。这是语法研究中的第一号重要问题。动词为什么重要，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动词是句子的中心、核心、重心，别的成分都跟它挂钩，被它吸住。

怎么研究动词？可以就动词本身研究动词，但更重要的是研究句子里边的动词和有关成分，主要是名词成分的关系。世界上任何语言，不管它划分的词类是多还是少，都不能没有动词和名词。这是有道理的。我们知道，构成宇宙的是物质和运动，物质离不开运动，运动也离不开物质。同样，构成句子的最根本的词是名词和动词；除特殊情况外，光有名词，没有动词，不能成句，光有动词，没有名词，也不能成句。所以研究句子里的动词，不能不同时研究在它的前前后后、跟它直接间接相联系的名词。动词的性质决定它可以跟哪种名词联系，不能跟哪种名词联系，可以或者不能让哪个名词出现在它的前边，可以或者不能让哪个名词出现在它的后边，如此等等。反过来，这种那种联系的可能与不可能又帮助我们给动词分类。因此可以说，在句子里边，动词和名词互相倚赖，互相制约。

动词可以分为及物、不及物，有的能带两个宾语，宾语又可

以分为受事宾语、结果宾语、工具宾语等等，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了。其实进一步还有许多问题可以研究。例如“杀”这个动词，你可以说“杀鸡”，可是不能说“杀臭虫”，只能说“弄死”或者“捏死”；从主语这一头说，人可以“杀”鸡，黄鼠狼就不是“杀”鸡而是“咬死”一只鸡。又比如“讨论”、“商量”、“集会”、“打架”这些动词要求主语一定得是人类，并且是不止一个人。一个巴掌拍不响，一个人没法子打架。这些都不是纯粹语义问题，是语法和语义的边缘问题，过去不大提到，其实是应该研究的，尤其是教母语不是汉语的人。例如英语kill，词典里注为“杀”或“杀死”，可是英语可以kill a rat，汉语不能“杀”一个老鼠，英语说“这个东西有毒”，可以kill you，汉语不能说“杀了你”。

又比如动词之后能不能带“了、着、过”，这个问题也值得研究。除了受上下文限制不能带以外，还有动词本身的性质决定它不能带的例子，如“怨”、“恨”、“逼”、“保证”、“附属”等等不能带“了”，“要”、“给”、“知道”、“承认”、“佩服”等等不能带“着”，“死”、“活”、“知道”、“认识”等等不能带“过”。这些问题值得做大面积的研究。

这次的讨论会还要讨论句型问题。句型问题往往跟动词的性质分不开。能不能有宾语，能不能带兼语，能不能用“得”字引进结果补语，这些问题过去已经有过不少讨论，可是也还不能说没有继续讨论的余地。

有一组句型问题很值得深入研究，就是“把”和“被（叫、让）”的问题。“把”字句，除了受其他条件的限制，动词本身也有不允许用在“把”字句的。“被”字句也有类似的情形，有些动词不适合用在“被”字句。更重要的是考查内容基本相同的“把”字句、“被”字句和“主动宾”句三种句式相互转换的可能与不可能，找出其中的规律。

我就拉拉杂杂说这些。我的开场锣鼓敲过，现在正戏开场。

可是我既不能当演员，又不能当观众，只能耐心等待看论文稿，真是非常遗憾。

变换分析中的平行性原则

朱 德 熙

(一) 本文是把变换 (transformation) 作为一种语法分析手段来看待的。按照这种观点, 变换可以理解为存在于两种结构不同的句子之间的依存关系。假定说 S_1 是某种结构的句子的集合 (set), S_2 是另一种结构的句子的集合。如果 S_1 里的任何一个成员 (即其中任何一个具体的句子) 都能在 S_2 里找到一个由同一组实词构成并且意义相当的成员跟它匹配, 我们就说 S_1 和 S_2 两种句式之间有变换关系, ①即:

$$S_1 \longrightarrow S_2$$

如果 S_2 里的任何一个成员也同样能在 S_1 里找到相对应的成员跟它匹配, 那末这种变换关系就是可逆的, 即:

$$S_1 \rightleftharpoons S_2$$

我们说变换前后的句子意义“相当”, 不说“相同”, 这是因为严格说来, 凡是结构不同的句子, 意义上总是有差别的。不过尽管如此, 我们还是不能不承认变换前后句子意义上的密切关联。②Z. Harris 曾经指出: 变换前后句子的可接受性 (acceptability) 是一致的。假定说句式 S_1 和 S_2 之间有变换关系, 那末当我们用同一组词代入 S_1 和 S_2 的时候, 如果 S_1 能成立, S_2 一定也能成立; 如果 S_1 不能成立, S_2 也一定不能成立; 要是 S_1 能不能成立难以确定, 那末 S_2 能否成立也同样不容易确定。这个现象说明变换前和变换后的句子意义上有密切的联系, 因此受到相同的语义上的限制。这种联系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变换前后句子里组成

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始终维持不变。举例来说：

$T_{给1}$: (A) 我借给你一支笔使 $\longrightarrow$ (A') 我借一支笔给你使

$T_{给2}$: (B) 我借给你一支笔写 $\longrightarrow$ (B') 我借一支笔给你写

先看 $T_{给1}$ 。在变换之前，对前一个动词“借”来说，“我”是施事，“你”是与事，“笔”是受事，对后一个动词“使”来说，“你”是施事，“笔”是受事。这些语义关系在变换以后都维持不变。再看 $T_{给2}$ 。(B) 跟 (A) 不同的是，前一个动词“借”的受事“笔”对后一个动词“写”来说，不是受事而是工具。这一点在变换之后也维持不变。在对句子里的语义关系作进一步分析之前，我们先来观察一下反映同一个变换关系的许多实例 (instance) 彼此间的关系。

(二) 如果把一个变换关系的许多实例 (instance) 分行排列，我们就得到一个矩阵 (matrix)，下边是反映变换 $T_{给1}$ 的一个矩阵：

(A₁) 我借给你一支笔使 $\longrightarrow$ (A'₁) 我借一支笔给你使

(A₂) 我送给你一瓶酒喝 $\longrightarrow$ (A'₂) 我送一瓶酒给你喝

(A₃) 我递给他一张报看 $\longrightarrow$ (A'₃) 我递一张报给他看

(A₄) 他租给我一间房住 $\longrightarrow$ (A'₄) 他租一间房给我住

在这个矩阵里，横行的句子之间是变换关系，竖行的句子之间是同构关系 (A₁、A₂、A₃、A₄ 同构，A'₁、A'₂、A'₃、A'₄ 同构)。横行的句子是由相同的实词组成的不同的结构，竖行的句子是由不同的实词组成的相同的结构，横行的句子结构不同，语法意义有差别，但是语义关系没有改变；竖行的句子结构相同，但由于组成的词不同，具体的意义不一样。就上边举的例子来说，无论是左侧的 A₁、A₂、A₃、A₄，还是右侧的 A'₁、A'₂、A'₃、A'₄，句子里的语义关系都相同。不过这个现象并不是必然的，我们可以另举变换关系 $T_{着}$ 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T_{着}$: $N_p + V_t \text{ 着 } + N \longrightarrow N + V_t + \text{在} + N_p \textcircled{3}$

这个变换关系的实例如：

- (1) 床上躺着病人——→(1') 病人躺在床上
- (2) 台上坐着主席团——→(2') 主席团坐在台上
- (3) 墙上挂着月份牌——→(3') 月份牌挂在墙上
- (4) 身上盖着毯子——→(4') 毯子盖在身上
- (5) 袖口上钉着纽扣——→(5') 纽扣钉在袖口上
- (6) 门上安着电铃——→(6') 电铃安在门上
- (7) 山上架着炮——→(7') 炮架在山上
- (8) 屋里摆着酒席——→(8') 酒席摆在屋里

(1)(2)两句里的名词“主席团”和“病人”分别是前边动词“坐”和“躺”的施事，其它各句的名词则是前边动词的受事。(1')(2')跟(3')—(8')的情形也一样。这个例子说明：在变换式的矩阵里，竖行的句子里的语义关系不一定相同。

在这里我们应该指出一件重要的事实，就是句子里组成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是有层次的。拿 $T_{\text{着}}$ 来说，(1)—(8) 各句里的 N 和 “ $V_{\text{着}}$ ” 之间除了上文说到的及物性 (transitivity) 关系 (施事、受事、与事等等) 之外，还有另外一层关系，就是对于 N 来说，“ $V_{\text{着}}$ ” 表示的是它的“存在方式”。所谓存在方式包含两个概念：一是“存在”本身，二是实现存在的“方式”。这两个概念在 (1)—(8) 各句的 “ $V_{\text{着}}$ ” 上头是融合在一起分不出彼此的。不过我们可以设想一种抽象的存在，即不指定 (specify) 任何具体方式的存在。这种抽象的“存在”的概念在汉语里是用“有”来表示的。例如“床上躺着病人”这句话，如果把“方式”抽去，只论“存在”，那就要说“床上有病人”。总之，矩阵里的 $V_{\text{着}}$ 和 N 之间除了及物性关系之外，还有表示存在方式的一层关系。对于变换 $T_{\text{着}}$ 来说，后一种关系可以说是高层次上的关系。相对说来，上边提到的及物性关系则是低层次上的关系。所谓高层次上的关系指的是与整个句子的语法意义直接相关联因此比较重要

的语义关系，所谓低层次的关系是指与整个句子的语法意义不直接关联因此比较次要的语义关系。(1)—(8) 各句里的 N 和 “V₁ 着” 在低层次的及物性关系上不一致，可是在高层次的表示存在方式这一层关系上却是一致的。^④

我们再来看变换以后的 (1')—(8') 各句。跟 (1)—(8) 各句一样，在及物性关系上，(1')(2') 与 (3')—(8') 不同。可是 (1')—(8') 里的 N 与后边的 VP 在高层次上的关系也是一致的，即 VP 表示 N 所在的位置。如果说 (1)—(8) 各句表示的语义关系是 “有”，那末 (1')—(8') 各句表示的语义关系则是 “在” (病人在床上|主席团在台上|月份牌在墙上)。

以上说的是变换式矩阵里竖行的句子之间的关系。现在再来看横行的句子之间的关系。上文说变换前后句子里的语义关系不变。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事实上不变的只是低层次上的语义关系，高层次上的语义关系由于句子的结构不同不可能没有差别。例如变换 T_着 左侧的句子表示 N 的存在方式，右侧各句表示 N 所在的位置。这就是差别。可是每一横行左右两侧的句子低层次上的语义关系则维持不变。例如 (1)(2) 两句里的 N 是施事，(3)—(8) 各句里的 N 是受事，相应地 (1')(2') 里的 N 也是施事，(3')—(8') 各句里的 N 也是受事。

综上所述，在变换式矩阵里，竖行的句子之间是同构关系，横行的句子之间是变换关系。竖行的句子的高层次上的语义关系相同，低层次上的语义关系不一定相同。横行的句子低层次上的语义关系相同，高层次上的语义关系不同。总之，变换式矩阵里的句子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语义上都表现出一系列的平行性。这主要是指：

1. 变换以前，竖行的句子在形式^⑤上和高层次语义关系上一致。

2. 变换以后，竖行的句子在形式上和高层次语义关系上一

致。

3. 所有的横行左右两侧的句子在高层次语义关系上的差别一致。

4. 每一横行左右两侧的句子在低层次的语义关系上一致。

(三) 本文的目的是想找到一种可靠的鉴别标准, 使我们在分析某种变换关系的时候, 能够判断在列举出来的变换式里有哪些确是这种变换关系的实例, 哪些则是鱼目混珠。我们找到的鉴别标准就是平行性原则。假定说代表变换关系 $A \rightarrow A'$ 的矩阵的某一横行 $A_i \rightarrow A'_i$ 在形式上或语义上丧失了上一节提到的那些平行性, 那末这个变换式就是可疑的。它也许根本不能成立; 也许能成立, 但属于与 $A \rightarrow A'$ 这类变换关系无关的另一类变换关系。换言之, 或者 A_i 不是真正的 A 类句式, 或者 A'_i 不是真正的 A' 类句式, 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现在我们举变换关系 $T_{有}$ 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T_{有}$: 有 + N + VP $\longrightarrow$ 有 + VP 的 + N

变换 $T_{有}$ 的实例如:

- (1) 有理由不去 $\longrightarrow$ 有不去的理由
- (2) 有把握成功 $\longrightarrow$ 有成功的把握
- (3) 有条件上大学 $\longrightarrow$ 有上大学的条件
- (4) 有资格当医生 $\longrightarrow$ 有当医生的资格
- (5) 有可能下雨 $\longrightarrow$ 有下雨的可能
- (6) 有办法解决困难 $\longrightarrow$ 有解决困难的办法
- (7) 有机会见面 $\longrightarrow$ 有见面的机会
- (8) 有希望治好 $\longrightarrow$ 有治好的希望
- (9) 有力量帮助别人 $\longrightarrow$ 有帮助别人的力量
- (10) 有责任为他保守秘密 $\longrightarrow$ 有为他保守秘密的责任
- (11) 有意思把女儿嫁给他 $\longrightarrow$ 有把女儿嫁给他的意思
- (12) 有决心把三年的课程在两年里修完 $\longrightarrow$ 有把三年的课

程在两年里修完的决心

现在我们要问，下列 (13)(14) 是不是变换 $T_{有}$ 的实例：

(13)?(也) 有时候上当——>(也) 有上当的时候

(14)?有时候不在家吃饭——>有不在家吃饭的时候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 (13)(14) 跟 (1) — (12) 在语义关系上不平行。(1) — (12) 左侧各句里的“有 + N”表示的是说话的人对实现 VP 的必要性或可能性所持的态度 (modality)。这种意思通常是用“可以、能、能够、会、应该”之类助动词表达的。例如“有理由不去”与“可以不去”相当，“有条件上大学”与“能上大学”相当，“有责任为他保守秘密”与“应该为他保守秘密”相当。“有 + N”跟助动词的区别在于助动词所表示的必要性、可能性是抽象的，“有 + N”为这种必要性与可能性提出了具体的内容。这种区别就跟上文讨论变换 $T_{着}$ 时说到的“ V_t 着”与“有”的区别相当。总之，(1) — (12) 左侧各句在表示必要性或可能性这种高层次的语义关系上是完全一致的。在“有时候 + VP”里，“有时候”表示 VP 发生的时间，相当于一个时间词，不表示必然性或可能性。“有时候 + VP”跟 (1) — (12) 里的“有 + N + VP”在这一层语义关系上不平行可见 (13)(14) 不是变换 $T_{有}$ 的实例。

更进一步说，(13)(14) 跟 (1) — (12) 甚至在形式上也是不平行的。(1) — (12) 的“有 + N + VP”的否定形式是“没 + N + VP”。变成否定形式之后，变换 $T_{有}$ 仍然有效。例如：

没有理由不去——>没有不去的理由

没有把握成功——>没有成功的把握

“有时候 + VP”根本没有跟它相配的“没有时候 + VP”的形式。

“有 + N + VP”里的 N 显然有一定的范围。我们现在还说不 出它的语义特征是什么，所以无法精确地规定这个类。不过“时

候”显然不在这个类里。“时间”(口语里说“工夫”)跟“时候”不同,是这个类里的成员,因此可以形成 $T_{有}$ 变换:

(没)有时间出去串门儿——>(没)有出去串门儿的时间

(没)有时间写信——>(没)有写信的时间

上引(13)(14)形式上是变换式,其实箭头左右两边的句子只是碰巧匹配上的,彼此之间不存在真正的变换关系。譬如说,下边这些句子就没有相应的匹配形式:

有时候会下雹子

有时候我得去打针

有时候你可以劝劝他

(四) 现在我们再举与变换关系 $T_{着}$ 相关的另一类变换关系 $T_{在}$ 为例来说明平行性原则。

$T_{在}: N + 在 + N_p + V_{着} \longrightarrow N + V + 在 + N_p$

下边是反映变换 $T_{在}$ 的一个矩阵:

(1) 病人在床上躺着——>病人躺在床上

(2) 船在水上漂着——>船漂在水上

(3) 衣服在外头晾着——>衣服晾在外头

(4) 主席团在台上坐着——>主席团坐在台上

(5) 画儿在墙上挂着——>画儿挂在墙上

(6) 钱在银行里存着——>钱存在银行里

就高层次的语义关系来说,左侧的“ $N + 在 + N_p + V_{着}$ ”表示 N 处于一种静止的状态(病人躺着|船漂着|衣服晾着),右侧的“ $N + V + 在 + N_p$ ”上文已经说过是表示 N 所在的位置的。下边的变换式可疑:

(7)?水在沟里流着——>水流在沟里

变换前,“水在沟里流着”里的“沟里”表示“水流着”这件事发生的处所。变换后,“水流在沟里”的“沟里”表示运动的终点。这跟上引(1)——(6)各例变换前后的语义关系显然不平行。可见

(7) 不是变换 $T_{在}$ 的一个实例。

一个变换关系能不能成立，往往决定于参与这个变换的句式里带关键性的词的类属。我们在上文把变换关系 $T_{在}$ 写成下边的形式：

$$T_{在}: N + 在 + N_p + V_{着} \longrightarrow N + V + 在 + N_p$$

严格说来，这个表示式并没有多大价值。因为我们固然可以找到某些“ N 、 N_p 、 V ”的值满足这个变换关系，但是不能满足的肯定为数更多。“ N 、 N_p 、 V ”的某些值能使这个变换成立很可能只是碰巧。要真正把变换关系 $T_{在}$ 建立起来，那就必须确定其中带关键性的词的类属。对于 $T_{在}$ 来说， V 就是最关键的词。

能够在“ $在 + N_p$ ”前边出现的动词有两类。第一类都包含一个共同的语义特征 (semantic feature): “附着于某处”。我们把这个语义特征记为: $[+附着]$ ，并把此类动词记为 V_r ，这就是我们在变换 $T_{着}$ 里已经提及的那个动词的小类。 V_r 类动词具有 $[+附着]$ 的语义特征有时可以从词典的释义里看出来。以上举 (1) — (6) 里的几个 V_r 类动词为例：

躺：身体倒在地上或其它东西上。

漂：停留在液体表面不动。

晾：把东西放在通风或者阴凉的地方，使干燥。

坐：把臀部放在椅子、凳子或其它物体上，支持身体重量。

挂：借助于绳子、钩子、钉子等使物体附着于某处的一点或几点。

存：把物品、钱财寄放在某处。

第二类是表示运动的动词。此类动词都包含语义特征：“位置的移动”，例如：走、跑、爬、跳、飞、搬、送。我们把这一类动词记为 V_m ，把 V_m 类动词的上述语义特征记为: $[+位移]$ 。

稍加验证就会发现，适应变换关系 $T_{在}$ 的动词只能是 V_r ，因此 $T_{在}$ 的准确的写法应该是：